

## 鮑思高神父論青年中心的信

在耶穌基督內最親愛的神子：

不論我身在何處，或遠或近，我總是時常惦念著你們。我惟一的願望，就是看到你們現世快樂，來世永遠幸福。我所以給你們寫這封信，都是出於這個動機。與你們遠遠的分離，看不到你們的歡容笑貌，令我心中感覺異常沉悶和痛苦，這種痛苦是你們無法想像的。所以在一星期之前，我已決定要寫這封信了，可是繁忙的工作卻又使我無法執筆。現在，雖然距離我回院的日子雖不遠，但仍決定寫信給你們，作為我提早回到你們中間的一種表示。我在信中所說的話，就像一個在基督內真心愛護你們的人，像一位慈父般坦白地向你們說的。我想你們一定會同意我這樣做，那末，就請你們留心地聽著，並將我的話付諸實行吧！

正如我上面所說過的，你們是我心中思念的唯一對象，所以，有一夜，當我回到房中休息，正在誦念我母親教我念的那篇經文時，不知是進入了夢鄉或是分心出神，突然在我眼前顯現了青年中心的兩個舊學生。其中一個還向我這邊走來，很親熱地問候我：

「哦！鮑思高神父！你認識我嗎？」

「當然認識的。」我回答說。

「那末你還記得我的名字嗎？」那人繼續問。

「記得！不但是你，連別的人我都記得很清楚，你叫做范夫里 (Valfre') 是在 1870 年之前在青年中心住過的。」

「對了，那末你是否想看看那時中心的青年嗎？」

「當然想的，請你帶我去見見他們吧！這是最喜悅的事。」

於是范夫里便給我指示了一群青年，容貌、身材、年齡，都和當時的一模一樣。我彷彿置身於舊日的青年中心，和那群青年在操場上遊戲。那真是一個充滿生命、活力、喜樂的情景。他們有的奔跑，有的跳躍，有的追逐；有的玩足球，有的競走；這邊有一群青年圍著聽一位神父講故事，那邊一群孩子爭著和一位修士玩「兵捉賊」。總之，到處都可聽到歌唱和歡笑的聲音，不論神父或修士，都和青年們打成一片，盡情地歡樂，在青年和長上之間有著最大的坦誠和信賴，沒有絲毫的隔膜。

見了這樣的情景，我不覺呆住了，那時范夫里對我說：「你看，親切能導致愛情，愛情則引發信賴，信賴使青年開心見誠，毫無畏懼地向教師，指導員和長上披露一切。不論是辦

告解或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們都表現得十分坦白率直。而且對長上所命的一切，都很樂意地接受，因為他們深信自己是被長上所愛的。」

這時，另一個長著白鬚的舊學生也向我走來，並對我說：「鮑思高神父，現在，你想看看今日青年中心的那些青年嗎？」原來這人就是若瑟·勃齊諦 (Giuseppe Buzzetti)。

「好的」我說，「因為已經有一個月沒有見到他們了！」

於是他用手一指，我就看到了青年中心，那時你們正在操場上玩耍。可是我聽不到那種歌唱歡笑的聲音，也看不見第一次所見到的那充滿生命、活力的景色。

反之，從許多青年的面容和行動上，都顯出一種厭倦、頹喪、不悅和猜疑的精神，看了使我十分難受。當然也有許多青年毫無憂慮地在操場上奔跑遊戲。可是也有不少青年遠離大眾，獨自一個靠著石柱胡思亂想。為了避開集體的遊戲，有的登上石階、有的跑到走廊或花園的露台與幾個同學竊竊私語，不時還偷偷地向四下窺望。從他們的談話中，有時也會爆出幾陣笑聲，但那種笑聲始終帶著一種不安與令人猜疑的神情，我想如果聖類斯置身在他們中間的話，必會羞得面紅耳熱的。即使在那些正在玩耍的青年中，也有幾個顯得十分的無聊，好像對這些遊戲不感興趣似的。

「看見了你的青年嗎？」那個舊學生問我說。

「看到了。」我黯然地回答。

「與我那時的情形相比，真有多大的區別啊！」

那個舊學生情不自禁地感嘆起來。「是的！」我也惋惜地應和著，「他們對這些遊戲簡直毫無興趣！」

「從此你能明白，何以許多青年懶於領聖事，忽略聖堂或其他的神業，不喜歡住在天主上智賜以各種神形福樂的地方；何以許多人不追隨他們的聖召，對長上忘恩負義，暗中埋怨批評，及其他可怕的弊病。這些就是其中的原因了！」

「你說得對！」我回答說，「那末要怎樣補救，才能重新激發青年，使他們恢復昔日那樣愉快和活潑呢？」

「愛德！」

「愛德？難道對這些青年，我還愛得不夠嗎？你知道我怎樣愛護他們，這四十年來，我不知為他們受了多少痛苦和辛勞，即使現在，我還繼續地忍受著。為了供給他們衣食、住屋

和教育，尤其為了救他們的靈魂，我不知經歷了多少困難、凌辱和迫害。青年是我們一生疼愛的對象，我已將我全部的知識和能力都為他們貢獻出來了。」

「我並非指你而說的！」

「那末指誰呢？指我的代理人：院長、副院長、教師和指導員嗎？你不見他們是多麼勤謹地求學和工作？為了照顧天主託付給他們的青年，他們不是將自己的青春都消耗了嗎？」

「你說得對，這些我都承認；可是還嫌不足，缺乏了更好的一點！」

「還缺乏甚麼呢？」

「不但要愛青年們，也要使他們知道被我們愛！」

「難道他們沒有眼睛和頭腦嗎？竟看不見我們所做的，都是為愛他們而做的呢？」

「我重複說一次：這些都不夠！」

「那麼究竟需要甚麼呢？」

「要適應青年的傾向，愛他們所喜愛的，這樣，他們就會學習愛好他們所不大喜愛的，例如紀律、讀書、克己等等，而且要以興奮、熱愛的心情去做這些事。」

「你可否清楚地解釋一下？我有些摸不著頭腦。」

「那麼你看看這些正在遊戲的青年吧！」

我向操場掃視了一會，然後說：「我看不出有些甚麼奇特之處？」

「你這麼多年教育青年，怎麼連這事也不明白？請你仔細地看看；慈幼會士呢，到那裡去了？」

我再定睛觀察一會，發覺只有很少神父和修士混雜在青年群中，至於參加他們遊戲的，則更少之又少了。如今長上已不再是遊戲的靈魂。都是自己散步談天，不理會青年在作甚麼，有些雖注視遊戲，但對青年並不留意，一些則只從遠處監視，並不費神去勸告犯規者；另外一些雖向青年勸告，但以恫嚇的手段進行，且偶而為之。有的很想和青年打成一片，但這些青年總是千方百計地躲避他們。

於是那位舊學生向我說：「從前你在青年中心時，總是和青年們在一起，尤其在遊戲時，更是如此，你還記得那些美好的歲月嗎？那時我們真如置於人間天堂，令人沒齒難忘，因為到處充滿著愛和信賴，彼此間無任何猜疑。」

「當然記得的！那時甚麼都令我稱心滿意，青年們都很喜歡接近我，和我談話，聽取我的教訓加以實行。可是如今由於工作繁忙，體力衰弱，而且要不不斷接見客人，我已無法再繼續從前的生活了。」

「你說的對！可是你做不到的，你的神子為甚麼不能做呢？為甚麼你不敦囑他們，叫他們像你一般地去對待青年呢？」

「我當然敦囑過他們，而且很多次，幾乎聲嘶力竭了，可是有甚麼用呢？許多人都怕吃苦，不想像從前那般地出力。」

「這就叫做『貪小失大』，為了逃避一些很小的勞苦，結果反而付出了更大的代價。如果他們愛青年所喜愛的，青年也會愛他們所喜愛的。這樣一來，長上的勞苦自然減少了。青年中心目前的轉變，是由於一些青年對長上缺乏信賴的緣故。從前青年們總是敬愛和服從長上的命令，對他們開心見誠，但現在卻視長上為上司，不再當作慈父、兄長和朋友看待了，因此見到長上時，只有畏懼，而很少愛戴。所以若想與青年們形成一心一靈，為愛耶穌，就要培養他們的信心，竭力剷除互不信賴的障礙。以聽命作為學生的指南針，該如母親指引孩子一樣。這樣一來，青年中心自然就會恢復昔日的平安與歡樂的情景了。」

「但是要怎樣剷除互不信賴的障礙呢？」

「跟青年來往要親切，尤其在遊戲時；沒有親切感，不能表示愛情，沒有愛情，不會產生信賴。誰想受人愛戴，必須顯示出他先愛人。耶穌基督可說是親切的導師，祂和幼小者在一起，就成為幼小的。慈幼會會士著只在教壇上出現的話，他只是一名教師而已，若和青年一起到操場上遊戲，他就成為他們的兄長了。」

司鐸若只在教堂中講道，在別人看來，不過是盡了他應盡的責任罷了；若在操場上向青年說一句衷心的話，這句話必定出自一位朋友的口。很多青年之所以棄邪歸正，便是由於你在遊戲時向他們突然提示的忠告呢。凡知道受人愛護的，他必愛護那人，而受人愛護的，必能獲得一切，尤其是在青年身上。這種信賴心使青年和長上之間接駁了電流，將青年的心門打開，讓長上認識他們的需要和缺失，這種愛情令長上忍受辛勞、煩惱、以及青年的忘恩與過錯。

耶穌是你們的模範，祂並沒有折斷已破裂的蘆葦，或吹熄行將熄滅的殘燭。有了這種愛情，就不會有人為了虛榮而工作，或為了報復而懲罰學生，因著嫉妒別人而放棄指導的本份，也不會有人想獨佔青年的愛戴和敬仰而去批評別的長上，其實他們得到的只是青年們內心的輕視和表面的奉承。也不會有人為了喜愛某個青年而忽略所有其他的青年，因著個

人的舒適而疏忽管理學生的重大職責，因著世俗情面而不去懲誡那些應受懲誡的青年。如果有這種真正的愛情，那末一定會專心追求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得救，反之，若沒有這種愛情的話，則各樣事情都不能順利進行。

於是冷冰冰的規矩去代替愛德，長上也不再遵循鮑思高神父所傳授的教育方法：即不再以慈愛與照顧去防範流弊，卻逐漸代以一種較為省力的強制教育方法：即宣佈應守的規律，以懲罰去迫使學生遵守；這種方法對長上來說是較為輕鬆的，但對學生來說，卻只會增加他們的仇恨和不滿；如果制定了規則而不去遵守的話，那更會使長上受人輕視，引起其他十分嚴重的後果。

這些事是怎樣發生的呢？就是因為缺乏了「親切」的緣故。所以要使「青年中心」回復舊日的歡樂氣氛，就只有嚴格奉行從前的方法；長上應隨時為大眾服務，樂意聆聽青年們的不滿和懷疑，以慈父心腸去留意他們的行為，以整個心靈去謀他們的神形福利。這樣一來，青年的心門自然會重新打開，不再讓某些秘密留在心裡了。只有在不道德的事件中，長上才應顯出鐵面無情。與其將一名立惡表的青年留在校中，不如冒險將一名無罪的青年驅逐出校。指導員有嚴重的本份，將其所認識的有關得罪天主的事情，一一地向長上稟告。」

說到這裡，我向那位舊學生說：

「要獲得這樣的親切、愛情和信賴，有甚麼捷徑可循呢？」

「有的，只要準確地遵守校規就是了。」

「沒有別的了嗎？」

「赴宴時，最佳的菜餚就是慇懃的招待！」

那個舊學生正說話時，我還帶著沉重的心情在那裡看青年遊戲，就在這時，我的身子逐漸地感到疲倦，而且越來越厲害，終於無法支持，從夢中醒過來了。我發現自己仍在床邊站立著，由於站立得太久，兩腿都腫了起來，痛得我無法再把它伸直。時間已不早了，我立即上床睡覺，決意將這個夢儘早寫給我的神子們知道。

我不希望再作類似的夢，因為它使我覺得十分的疲倦，夢後的一天，整個身子都覺得酸痛，巴不得晚上能夠早些上床睡覺，豈知一經上床，便又立刻進入夢鄉，我又夢見了那舊學生，同樣的操場和今日尚在青年中心的青年。我向那個舊學生說道：

「上次你對我所講的事，我會告訴我的會士的，至於青年，我要對他們說些甚麼呢？」

他回答道：「你要叫他們知道：長上、教師、指導員等，都是為了愛他們的緣故，才不斷地去工作和求學的，若非為了他們的福利，也無需作那麼大的犧牲。叫他們記得謙遜是平安的泉源，必須容忍他人的缺點。因為在世上找不到十全十美的事物，只在天堂上才能尋獲。叫他們戒除埋怨的惡習，因為埋怨能冷卻心中的愛情，但最要緊的，還是叫他們時常在天主的聖寵內生活，誰同天主沒有和平，同自己和別人也不能有平安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表示我的青年中，有些同天主不和好嗎？」

「這是令青年心中煩悶的首要原因，其他原因你已知道，我不在這裡贅述了。原來一個青年之不信任長上，無非因為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深怕這些秘密被人揭穿而使他蒙受恥辱和不幸。另一方面，一個人若跟天主作對，他內心必定煩亂不安，不肯服從，易於忿怒，似乎甚麼都不順利。由於他心中沒有愛情，所以認為長也不愛他。」

「不過，青年們不是時常去辦告解和領聖體嗎？」

「這一點固然是對的，可是許多去辦告解的青年，都沒有立定堅實的志向。他們雖然告解，但總是告同樣的毛病，犯罪的近機會，相同的壞習慣，不改的抗命和失責。這樣經年累月拖下去，甚至到了中學畢業還沒有絲毫的改善。像這樣的告解，實在無甚裨益，或根本毫無用處，自然也不能使人良心平安。如果有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去見天主的話，那真不堪設想了。」

「在青年中心像這類的青年是否很多？」

「跟中心的全部青年比較起來，這些不幸者的數目可說是少的。現在你不妨親自看看吧！」說著他用手一指，我就逐個地見到了那些青年，人數雖然不多，但我看到的卻令我十分難受。我不想將這些情景寫下來，但我回院後，我定要向各有關的青年詳細地說的，現在我只對你們說一件事：就是該誠心祈禱，立即定下堅決的志向，不要空言，但要採取行動，生活像高莫祿，多明我沙維豪，貝素高等人那樣聖善。

最後，我又向那位舊學生問道：「你還有其他的事告訴我嗎？」

「請你告訴眾人，要時常記得他們都是進教之佑聖母的神子，聖母帶他們到這裡來，是為脫離世俗的危險，要他們彼此相愛如兄弟，以善工懿行去光榮天主和聖母，因為聖母藉各種恩寵和奇蹟來供給他們讀書和生活的。請他們記得聖母慶節已近，藉著她的助佑定能將師生間互不信任的屏障撤除，這屏障是魔鬼用來陷害許多靈魂的陰謀。」

「我們是否能將這些屏障撤除呢？」

「一定能夠的，只要大家都為聖母做些克己善工，並將我說的話實行。」

這時我繼續凝視著我的青年，看著那幾個正向著喪亡之路走去的青年，心中感到如此難受，即從夢中驚醒過來。本來我還看到其他十分重要的事，由於時間和其他原因，不便再在這裡敘述了。

好了，現在就讓我結束吧，你們可知道我這一生為青年工作的老人，究竟想要求你們甚麼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回復青年中心舊日的歡樂時光，在那些日子裡，師生間有愛、有信賴，大家都為耶穌的緣故而彼此容忍，互相適應，青年的心都是坦誠開朗，毫無詭詐，大家都在愛德和愉快中生活。我很希望你們能給我這個安慰，你們要答應我：你們會實行我為你們靈魂的神益所囑咐的一切。

你們不能徹底明白：能在青年中心裡居住，是多大的幸福。我在天主面前向你們保證：只要一個青年進入一所慈幼會的學校，聖母便立即把他安置在自己特別的蔭庇之下。我們必須同意的：出命的和聽命的都要懷著愛德，使聖方濟各沙雷氏的精神暢行在我們中。親愛的神子，我離開你們前往永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。(秘書按：說到這裡，鮑思高神父停止了口述，兩眼充盈熱淚，不是為了憐惜自己的生命，而是為了心中莫可名言的慈愛，過了片刻才繼續說) 所以無論是神父、修士或學生，我極希望能將天主叫你們走的這條道路指示給你們。

我在五月九日，星期五那天晉謁了教宗，他也為這個意向誠懇地祝福你們。聖母進教之佑慶節那天，我會在慈祥的聖像下與你們會面的，請你們儘量以隆重的儀式來慶祝這個偉大的節日。希望賴才祿 (D. Lazzeri) 神父和馬基肅 (D. Marchisio) 神父預備豐富的食物，令青年們在食堂中也歡度這個節日。進教之佑的慶節應該是我們在天堂上舉行的永遠歡慶的前奏。

在耶穌基督內最愛你們的

若望鮑思高神父

一八八四年五月十日於羅馬

慈幼會總部議會實錄；卷一 (1920 年)，第一期 (六月廿四日) 第 40-48 頁